



黃河散記

“長江文藝”編輯部編

長江文藝出版社

6
35

目 錄

三門峽的筏工.....	肖浩威	1
中國人民在創造黃河的新史詩.....	王五齡 劉傳欽	11
黃河查勘散記.....	周鴻石	18
三門峽的尖兵.....	南 丁	29
三門峽見聞.....	張天來	40
荒沙灘上的花朵.....	王根柱	48
在三門峽建設崗位上.....	閻鶴詠	57
黃河中游一個平凡的山村.....	王新民	63
黃河獻石運動片斷.....	趙保合	74
黃河边上.....	江 健	84

三門峽的筏工

肖浩成

一年前，三門峽還是一片荒涼的地方，如今却變成燈光通明，機器成群，工人和技術人員絡繹不絕的工地了。

在沒有到這裡來的時候，我零零星星知道一點關於三門峽的情形，但畢竟沒有親眼看見。

史家灘離三門峽雖然只有短短的兩里路，但住住這裡，總像隔了很遠一樣。我是多么希望早一點看到三門峽啊！因此，到史家灘的當天，我就把我的心情告訴了辦事處的負責同志，他們滿足了我的要求，當天就給我介紹了三門峽的概況。翌晨，我隨着盤工程師就到了水庫區壩址工地上。

九月，三門峽是一個多風多雨的季節，清晨和傍晚的奇寒使人感到像是到了冬季。我們攀登著一個名叫獅子頭的大岩山上，俯瞰三門峽的全景，擺在我們眼前是一幅多么奇麗的景色啊！黃河，它像一匹無羈的野馬，無阻的向東流去。激流的浪濤衝擊著三門峽的峭壁，掀起一朵朵黃色的浪花和震耳的音響。英雄的砥柱石上插上了紅旗，南北兩岸架起了過河纜。廟宇變成了鑽探隊的廚房，草黃色

的帳篷在陰濕的黃土上飾成了圖案。為祖國建設未來第一個人造湖的英雄們，堅強而愉快地勞動着。其中，最使人觸目的是些在水上工作的筏工們。他們駕駛着羊皮筏，像魚鷹船上的船工吆喝着爽朗的号子，勇敢而有經驗的从鬼門河像射箭般在激流中划過……。這些驚心動魄的景象，看得真使人眼花繚亂，我不由的輕輕嘆了一口氣，是什么使我的精神這樣的興奮啊！根治黃河的英雄們！努力吧！在我們這一代里，憑我們的雙手和智慧，讓這巍峩的高山在我們面前低頭，叫那萬馬奔騰、凶惡狂暴的黃河在我們面前讓路吧！

我回头看看盤工程師，他也像是很激動的樣子，咀嚼一動一動的，可也沒有說什么。我問他：“你認識那些水手嗎？”他說：“認識，几乎經常在一起！這些青年們呀，真不錯，特別是第一次捨命過三門的英雄。”說到這裡，他停了一會，順手指着剛劃過去的筏子，帶着敬仰的神情說：“剛才駕駛筏子的就是第一次過三門的英雄——馬得倉同志。”

“第一次過三門？”我沒等他說完就問。

“是呀，第一次打破三門天險秘密的人。”他看出我很好奇的樣子，像是很了解我的心思似的，於是坦率的告訴我說：“讓我給你介紹一下這個故事的經過吧！不，不是故事，是事實。你還是找馬得倉同志親自談一下。”

我帶着一種興奮敬佩的心情，在砥柱石的左岸水標尺邊看到了馬得倉同志。他彎着腰正在那裡測量河水的漲落，紅紅的臉，看樣子也不過二十來歲。

我們各自找了塊石头坐了下來。忽然，我發現他身旁放着一個鬧鐘和一本英雄故事的小說。大概是工余之暇，

進行學習用的吧。他穿着一件久已褪色的藍色棉制服，下邊穿着一條短褲，腳凍得像紅蘿卜一樣。從他的舉動和神情里，使人感到他的性格是那樣豪爽開朗，特別是他那雙大而閃光的眼睛，更襯托出了青年人那種朝氣蓬勃的青春活力。當他知道了我的來意之後，他馬上像對待久別重逢的老同志一樣，毫無拘束的暢談起來。

從談話里，我了解到他的家庭出身，和他从小就熱愛黃河的心。他是个回族青年，是这里水文站上的一个出色的水手。他是蘭州人，父親是黃河帆船上的船工，馬得倉兒童時代，他父親很想叫他多上几年學，將來作些“有出息”的事情。可是，因家庭貧窮，只上了兩年學就失學了。

馬得倉是在黃河邊長大的，一出門，就可看到黃河。小時候，他就和河水發生了深厚的友情。由於他常到河里學游泳，鍛煉了他勇敢的性格。他對我說在他11歲時，就可以橫游過黃河，並且存心當一名出色的水手。但他從來沒想到，學會這一套本領能够在今天建設三門峽水庫中發揮力量。1952年，他出外當筏工，經常從甘肅往漢江運送貨物，從此，他就有了豐富的航運經驗，並掌握了水性。从小他對他們家鄉黃河兩岸經常遭到干旱的土地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為此他也曾想如何叫黃河為人們造福。1955年，他聽到國家根治黃河，把害河變成利河這個振奋人心的消息，他高興極了，他心里想：今天在共產黨、毛主席領導下，童年美麗的幻想，終於成為現實了。他積極要求參加治黃建設，把風沙的家鄉變成樂園，把干旱的田畝變成水田，決心終生獻身于根治黃河的偉大事業。

二

1953年5月間，馬得倉怀着一顆建設祖國的灼熱的心，滿腔熱情地加入治黃的行列，來到三門峽。但首先碰到的困難就是對三門水勢不了解。

來過三門峽的人都知道：它的周圍地勢很高，河道很窄，窄到連對岸山西省的鶲叫在南岸都能聽得清清楚楚。大河從上游寬蕩蕩地奔流過來，越往東，水勢越緊，剛流進三門峽，便被兩座石島迎面劈開，劈成驚心動魄的三股急流，這三股急流又被兩岸突出來兩座岩石半島緊緊卡住，瞬時間三股激流又擰成一股，從120公尺寬的一道小豁口硬衝出去，只震得滿峽谷像一陣雷響。當地人也傳說着三門峽各種驚險的故事，有人說過去船要過三門峽，先把船灣在三門峽上游的“廟窩”歇腳，割肉打酒到山上的禹王廟去給禹王燒香，布施許願，然後船工們這才到三門峽岸边看水勢拿主意；走，不走，打那個門走，怎麼走法……這才抱着僥幸過三門的心情開船。說什麼“船工眼不強，三門見閻王”、“叫不尽的船工、哭不完的寡妇”，獅子頭的石島上也刻着“天設三門險，波瀾萬疊流……”的字樣。馬得倉看到這個情況哩里雖然沒有說什麼，心里確實有些膽寒；特別是到三門住下幾天，不能馬上開展工作，心里確實有些着急，心就像有一塊鐵壓着，非常難受，成夜睡坐不安。他常常獨自從帳篷里跑到岸边看看河水，又從河岸回到帳篷，翻來覆去，手緊緊的抓着頭髮時時刻刻在思索着，怎麼樣突破這個天險！

這一天，太陽落山了，暮色從四面八方慢慢的濃了起

來，馬得倉躺在床上嘆了一口气，沒精打彩的从帳篷里出來，心神不定，又往河岸上走去，他邊走邊想，走兩步站一站，來到河岸，一屁股坐在石头上，兩手支着腦袋，愁眉苦臉地用眼睛盯視着狂嘯怒吼的黃河，目不轉睛的尋找航行的水路：看那里有暗石，那里漩渦大，在那里應如何搖槳，應如何緊急轉舵……。他像尋找到了什麼門路，頓時臉上立刻顯出了微笑，眼前的浪花似乎也在對他說話。他高興的站起來說：“黃河呀！我可想出征服你的办法了。”隔了一會，像又想起了什麼，他仍然又帶了一顆沉重的心，朝着回帳篷的路上走去。

夜里，他怎樣也睡不着，迷迷糊糊地好像躺在河岸上，腦子里的想頭好像黃河的風浪一樣，一會兒滾過來，一會兒又捲過去，他坐起來，好像他又看到那怒濤奔騰，一瀉千里的河水，感到一不小心失了腳，水是無情的……。他又躺下去了，當想起三門峽的明天——未來的人造湖、巨大的水电站修成後的情況，精神又振奋起來，他感到自己工作的重要。如不能從三門峽通過，取不出河心激流中的泥沙，擲不下浮標，測量不出河水的流速、深度、河底的變化，和它運行的規律，就不能為水庫設計找出可靠的水文資料。難道被困難嚇倒嗎？不！得想個辦法呀……。

山野里仍是黑洞洞的一片寧靜，帳篷里除了睡熟的人們打着鼾聲外，其他什麼也聽不見。馬得倉就這樣兩手攀着腦袋，仰着臉，兩眼一直大睜着思考着，盼望着黎明。

第二天是一個清朗的早晨，太陽還沒有出來，東方呈現出一片淡紅色，天空潔淨得像剛被水洗滌過，空氣濕潤的沁人肺腑。馬得倉像往常一樣起得很早，又向河岸走

去，他根据当地群众的傳說，一面走，一面想，一面分析情況：“鬼門”每到春季沒水，河底露出青石头，甚至在天氣干旱的時候就沒有水了。說明鬼門河河底很陡，水流很急，船底容易碰上暗石。他想到這裡，忽然想起使用羊皮筏的办法，可以克服這個困難。他頓時高興極了，全身都感到輕松和愉快。

他把自己使用羊皮筏的意見，先和其他水手們商量，征求他們的意見，然後，準備把這些意見提供給領導上考慮。並且表示自己願意第一個嘗試。

站上領導和同志們都同意了他的意見，並鼓勵他的創造精神，由他第一個試行。但囑咐他遇到困難要沉着、鎮靜，不要慌，還確定朱建三、孫辛勞等同志來協助他。

馬得倉過三門的消息，像一陣風似的傳開了，村上的農民把它作為奇聞議論着，不少人跑到三門來，看個究竟。上年紀的農民，有的像溺愛自己親生的兒子一樣來勸他，不讓他過，問他弟兄幾個，家中還有些什麼人。總之，怕他發生不幸。可是，這個熱愛祖國建設的小伙子，對他自己却什麼也沒有考慮，他只一心想着如何突破這一險關。

河岸上站着不少觀看的人群，羊皮筏即將下水了。

可是正在這當兒，河水突然又上漲了，比平時二千流量又增加了一倍，這自然給工作又增加了困難。張站長在馬得倉即將下水前，緊握他的手，鼓勵他說：“遇到危險要鎮靜，千万不要慌，這樣才能更好的完成黨交給你的任務。好！預祝你勝利。”馬得倉雖然沒有說話，但從他的臉上却看得出他對完成任務的信心。筏子像箭一樣從尖溝朝着三門峽的“鬼門河”駛去，河岸上的人們隨着筏子駛去的方向

沿着河岸奔跑。馬得倉駕駛着筏子按照自己預先看好的水路駛去，剎那間，筏子划進了鬼門河，筏子像樹葉似的在河面上飄蕩着，當岸上的人們看見筏子快要碰到對面的岩石上時，大家都緊扣着心弦，有的竟不自禁地發出聲來喊着：“快划！快划！”接着馬得倉緊划了兩下，趕過浪頭，闖過了鬼門這一關口。接着皮筏又到了油冒沫，這時，人們依然心情很緊張，都默默地祝他能順利的通過。

“油冒沫”是三門峽的“人門，神門，鬼門”三股急水流的地方。因這裡水最深，水流急，河水流到這裡碰着名叫獅子頭的大石頭就頂回來，漩流翻起浪花，像油鍋冒的沫，因而水手們叫它油冒沫。是過筏子最險要的地方。

“不管困難再大，危險再多，沒有克服不了的，這總比大渡河好過得多呀！”馬得倉心里想。是的，人的智慧是無窮盡的，智慧是從勞動中，從鬥爭中產生的，當筏子划進油冒沫時，筏子顛簸得像不倒翁一樣，坐在筏子上的老朱也顯得很驚慌，兩手緊緊抓着筏杆，也顧不得往水里擲取水器，正在這時將探深錘當船上的鐵錨扔在河里，筏子慢慢停止擺動而划過了。筏子在砥柱石的下邊靠岸了。這次雖然沒有取出樣子，但同志們都為他們冒險過三門的勝利慶幸，因為他們把過去不能過“三門”的迷信打破了。

快兩年了，馬得倉一直在三門峽工作着。黃河已變成他最熟悉的老朋友了。現在，他几乎對河水每個激流都給它們起了有趣味的名字，什麼“活石坡”，“鑼鼓胡”，……他對它的性格摸得一清二楚。自从他第一次冒險過三門取得勝利以後，他和他的伙計們，不但取出水樣，完成了任務，而且從沒有發生過事故。

三

夏去秋來，天气漸漸有些涼意了。

秋末，三門峽的景色是美麗的。初升的旭日，照耀在山坡、河面上，泛着金光閃閃的光芒。

这个水文站在苏联專家建議下，从史家灘对面黃河的北岸遷移到三門峽附近的南岸，測量三門峽流量，研究泥沙，為壩址設計搜集可靠的水文資料。但是，根據工作需要，用羊皮筏測量太慢，現在，水文站決定在砥柱石附近架過河索，然後將浮標丟在水面上進行測量。一天，馬得倉為架過河索，駕駛着筏子橫渡黃河向北岸運送器材。盤工程師、甘朝玠和其他幾個同志到北岸去看地基，由筏工李有才駕着筏子送過去。李有才剛從蘭州調來不久，對三門峽的水勢還不大熟悉。

當筏子離南岸約有20公尺遠時，同志們都以為險要的激流過去了。於是，大家看着寬闊的河面，高興的談論着明天的三門峽的風光。什麼這個人造湖建成后，我們坐的將不是筏子，而是渡輪了，什麼將來運輸如何方便……說着大家都大笑起來了。正在這時，誰知激流還沒過完，往常，筏子在尖溝就可靠岸，但這時由於他沒有留意，筏子已被激流冲過了尖溝，朝着三門峽的方向流去。李有才忽的急了，他拼命的划槳，想在附近地方靠岸，他划得滿頭大汗，精疲力盡了，也沒有什麼用處。眼看筏子要衝向三門，同志們在筏子上簡直無法可施，盤工程師心里也在發慌，但他對大家說：“沉住氣，手千万抓緊筏杆，不怕，馬得倉在后

面追來了。”話剛落音，筏子已被冲進了波濤洶涌的神門河。只聽見呯的一聲，筏子轉了个圈兒，一个浪头把筏子打入河底了。五个同志也隨着筏子被捲了進去，一直被捲出神門，才在水面上漂出四個人頭，大家緊緊抓着筏杆，筏子仍不住的向東流去。這時，同志們數了一下人，少了剛從大學出來參加工作不久的甘朝珍同志，大家非常着急，李有才用腳往水下摸摸才發覺甘朝珍抓着筏杆在筏子下面，大家趕快把他拉了出來。

馬得倉看到這個情況，心里像火似的燃燒起來，他恨不得一下追趕上去。他沒有等和王新民同志商量，就說：“老王，坐好，抓緊筏杆，”隨即就將筏子划到急流中追去。他追到三門峽，只見李有才的筏子被冲進神門河，他知道大事不好了，于是趕緊從鬼門河去截，追到一個叫梳粧台的石頭附近才追上。只聽見李有才說，木槳被劃斷了，他立即將自己的木槳交給李有才，將不會游泳的同志拉到自己的筏子上去，他讓其他幾個人不要離筏，等他將筏上的人送到岸上后再來接他們。說罷，他用全身力氣，向南岸駛去。

天色漸漸地黑了，暮色籠罩着大地，站在河岸上几乎看不見人了。李有才接过木槳，幾次爬上筏去被浪打翻了，依然抓着筏杆失望的向活石坡流去。

馬得倉把大伙送到岸后，連喘氣都沒顧得，又跳上筏子向活石坡追去。他知道活石坡石頭多，波浪翻起比人還高，怕將筏子碰壞，于是就拋了筏子，憑着救生衣游泳追去，到了活石坡，又坐上筏子，只見同志們像青蛙游泳似的，一齊向南岸游去，他們的筏子已被沖散只留下四个

羊皮包了，他一一將同志們拉上他自己的筏子，把大家全部救到了岸上。

被救出的同志們昏倒了，他們安置在河岸的帳篷里休息，還幫個別同志吐出河水。當同志們清醒過來時，自己也覺得有點累了，他靠在床上躺了一會，這時才發覺自己腿上也被亂石撞破了流着鮮血。第二天，他沒有留在家休息，又接受了到河心取水樣的任務，直至勝利地完成。

人們和他談起這件事以及他在三門峽的工作時，他說：“我是一個回民青年，毛主席的民族政策使我們在政治上、經濟上都翻了身，今天國家在三門峽修水庫，是為明天的幸福，當然也有我的責任。只要有用着我的地方，我願意把一切都貢獻出來。”是的，就是這樣有着明確目標和清醒頭腦的人們，有高貴品質的勤勞的人們，站在社會主義建設隊伍最前列的人們，才能把昨天還是幻想的東西，變成今天的現實。馬得倫就是這些英雄中的一個。

1955年9月寫于三門峽

1955年11月改寫于洛陽

中國人民在創造黃河的新史詩

王五魁 劉傳欽

黃河，這是一個不尋常的名詞！一提起它，就可以引起人們深遠的回憶和無窮的想像。它和我們的祖先，和我們的現實生活是那麼緊密地聯繫在一起。它那雄偉美麗的面貌和悠久的歷史，使我們不能不像對母親一樣的熱愛它；但它那鑿戾可怕的性情又經常給我們帶來無限的痛苦和辛酸！

談到黃河，我們很自然地聯想到那流出黃河水來的、遠在祖國大西北的巴顏喀喇山，聯想到土地肥沃、物產豐富的“河套”，聯想到象徵着力大無窮的“中流砥柱”，也聯想到黃河下游的遼闊平原。黃河，可以說是我們親愛的祖國的代名詞。它孕育了我們中華民族古代的文化，給我們帶來了經濟和文化上的繁榮，把我們中國造就成為一個有光輝歷史的文明古國。黃河是我們中華民族的搖籃，我們深深地愛它。祖先們曾在黃河流域用鮮血無數次地抗御了外族的侵略，抗日戰爭時期我們曾唱出了“保衛黃河”的意志剛強的歌聲。古今的詩人們也寫下了無數歌頌黃河的優美的詩篇。

黃河應該隨着歷史永遠為人民造福。是封建王朝的長期統治，限制了科學文明的發展，窒息了人民的智慧，壓

制了人民的力量，特別是由于蔣介石匪帮人为的罪惡，可愛的黃河終於變成了人民巨大的災難。它像一头凶惡的猛獸，使人望而生畏、不寒而栗。居住在黃泛區扶溝縣的農民李大黑說：“1938年黃河水呼呼到來，房子一冒烟沒影了，整村的人死得挖苗斷根，無數人妻离子散，家破人亡。黃河水下去之後，看到很多死尸埋沒在淤泥中，老鴉在啄着死人的眼睛。一提到黃河，黃泛區人民的身上就發抖。”這是蔣介石匪帮在花園口扒開黃河時所造成的滔天罪行。光河南，那次就死了32萬多人。1642年黃河水沖進了開封，全城37萬人就淹死了34萬。像這樣大大小小的決口和改道，有史以來不知給河南人民帶來了多少的災難啊！

黃河也給河南人民帶來了可惡的風沙，它身旁的土地有很多變成了沙荒和碱地，在那裡看不到豐碩的小麥，也看不到沉甸甸的高粱穗和谷穗。東明縣本來是一個土地肥沃的地方，但自从清朝咸丰五年黃河決口之後，那裡的香土味消失了，換來的是干燥的荒沙。農民們稱這裡的莊稼是“三死莊稼”，即：“刮風沙打死，下雨水浸死，天旱板結死”。像這樣的荒沙，豫東就有420萬畝。我國六大古都之一的開封，也因為受到黃沙的侵襲而被人們稱為“沙城”，也給人一種不愉快的感覺。

黃河每年都有洪水，河南人民要化去無數人力物力來同它進行生死的戰鬥。解放後每年用於防止黃水的錢就有一千多萬元。即使不決口，每年也有無數田地被洪水吞去。陝縣去年一年就有3 000畝土地埋葬到黃河里去了。沖塌的房屋和村莊也比比皆是。孟津縣的老人們還記得隔着黃河

可以听到河那边賣菜換鷄蛋的聲音，但是現在放大炮也聽不見了。

千百年來，人民對黃河的險惡作了無比生動的描述，使人驚心動魄。唐朝的大詩人李白曾以“黃河之水天上来”這樣的詩句，來贊嘆黃河的不可征服。黃河上的老船工們當自己的船快到三門峽的時候，他們就會混身戰栗，不能不想起“三險一脫皮”的傳說，意思是說：要經過“對七間、老君刻石、盤家渦”這三險，再到三門峽，即使不死，身上也要脫去一層皮。經過前清道光二十三年的大洪水之後，陝縣的人民一直流傳着這樣的歌謠：“道光二十三，黃河漲上天，冲走太陽渡，帶走万金灘。”這几句歌謠反映了人民永遠也忘不了那次洪水的巨大和可怕。我國歷來有這樣一句話：“聖人出而黃河清”。這說明黃河在人們的心目中似乎是永遠也不可能變成清水的。

黃河就是這樣從生命財產和精神上威脅着人民。誰都說黃河是一個可怕的不可馴服的怪物。想到這一點，就不難理解古今人民為什麼對於治黃有功的夏禹王那樣的尊敬了。但是，過去如果有人說他能根治黃河，那簡直可以說他是在大白天作美夢。

只有在人民當家作主的時代，人民的一切夢想才有可能成為事實。解放以後，黃河已經不那麼威風了。幾年來人民政府領導人民修固了黃河上的1800里長堤，大堤上綠蔭夾道，抗拒了洪水，沒有開過一次口。而且修成了引黃灌溉渠，使豫北平原的72萬畝土地吸引了黃水。開封也修好了虹吸工程，改變了開封的面貌。黃河已經開始在人民面前低頭了！

但是，我們並不以此為滿足。1955年7月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通過了根治黃河水害和開發黃河水利的綜合規劃，要讓黃河永遠老老實實地為人民服務。這是全國人民的大喜訊！更是河南人民的大喜訊！河南人民聽到了這個消息之後，一片歡欣鼓舞，到處可以聽到贊嘆的聲音。

黃泛區的老人們好像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似的，驚奇地詢問着、感嘆着：

“不是做夢的吧！難道黃河也能變清、也能澆地嗎？”

“毛主席呀，毛主席，你管的真周到，本領真大呀！”

“黃河呀，你這個敗家子呀，在毛主席的領導下你也要浪子回頭了！”

東明縣有些老头老婆平時不喜歡開會，現在他們拿着鄧子恢副總理的報告到處求告人們：

“讀書人，你給我念念，我要看看毛主席是怎麼治黃河的！”

孟津縣的防汛民工指着黃河水說：

“今天我們用樹枝堵你，明天我們就要用鋼骨水泥治你了！你老老實實聽我們使喚吧！”

在黃河上做工二十多年現在正在河南省文化干部學校學習的高勝才激動地對人們說：

“我恨不得一下子飛到三門峽去參加建設工程！”

年紀已經五六十歲的美術工作者謝瑞階也耐不住自己的歡樂，他要求到三門峽去體驗生活，他說：

“我要把根治黃河的偉大建設描繪出來，傳達給人民！”

是的，每一個熱愛生活的人，都不能不為這個千古未有的創舉，感到歡樂，感到驕傲，感到幸福！黃河未來的

圖景深深地感染着人們，給人們的生活增加了無限的光彩，將要成為一個美麗的代名詞永遠深印到人們的心里。

偉大的三門峽工程，將要成為照耀祖國的一朵鮮花。這個水庫僅次於世界最大的古比雪夫水庫，投資在12億元以上，相當於河南省第一個五年計劃總投資的6倍。黃河的洪水將被這個水庫的一條混凝土大壩攔住去路，澄清它身上的污泥，形成一個比有名的太湖還要大的人造大湖。黃河水將變成細水長流，把清清的水順往渠道送到廣大的農田里。僅第一期計劃，河南就要有1000萬畝土地受到灌溉，增產糧食40億斤，可以供河南將近四分之一的人口吃一年。到那時候，豫東、豫北的沙荒地將要變成一望無垠的美麗的米糧川了，東明縣的農民王續三說：我們的“窮東明”也要變成“富東明”了。廣大的農民都說：到那時候，咱情撫着鬍子喝蜜湯了！

過去誰要說黃河上能行輪船，人們一定會說那和太陽從西邊出來一樣不可能。但是，三門峽工程却有這樣的神力，它不僅可以使500噸的拖輪在黃河下游暢行無阻，而且能使豫東、豫北的廣大農民從衛河、賈魯河以及其他支流里看到冒着煙的輪船駛到自己的村邊來。農民將心滿意足地得到自己所需要的煤炭和各種日用品。在神話里也許可以聽到河水倒流的說法，但是將來黃河、長江、淮河、運河、衛河這幾個頑皮的兄弟却要握手來，實行水路聯運，為人民的幸福而貢獻它們的力量。在河南的鄭州市和其他城市，火車和輪船將要熱烈的會見。到那時候，黃河上的老船工們的“捨命過三門”的說法將是後代子孫們不相信的神話了！